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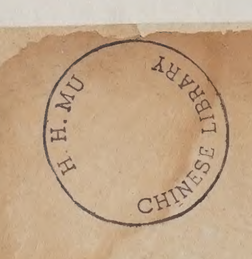












天牘傳言序

夫望洋向若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此滄海之鉅觀哉要以天一之體何論委輸何論支流總之含形內虛居有用玄會心處不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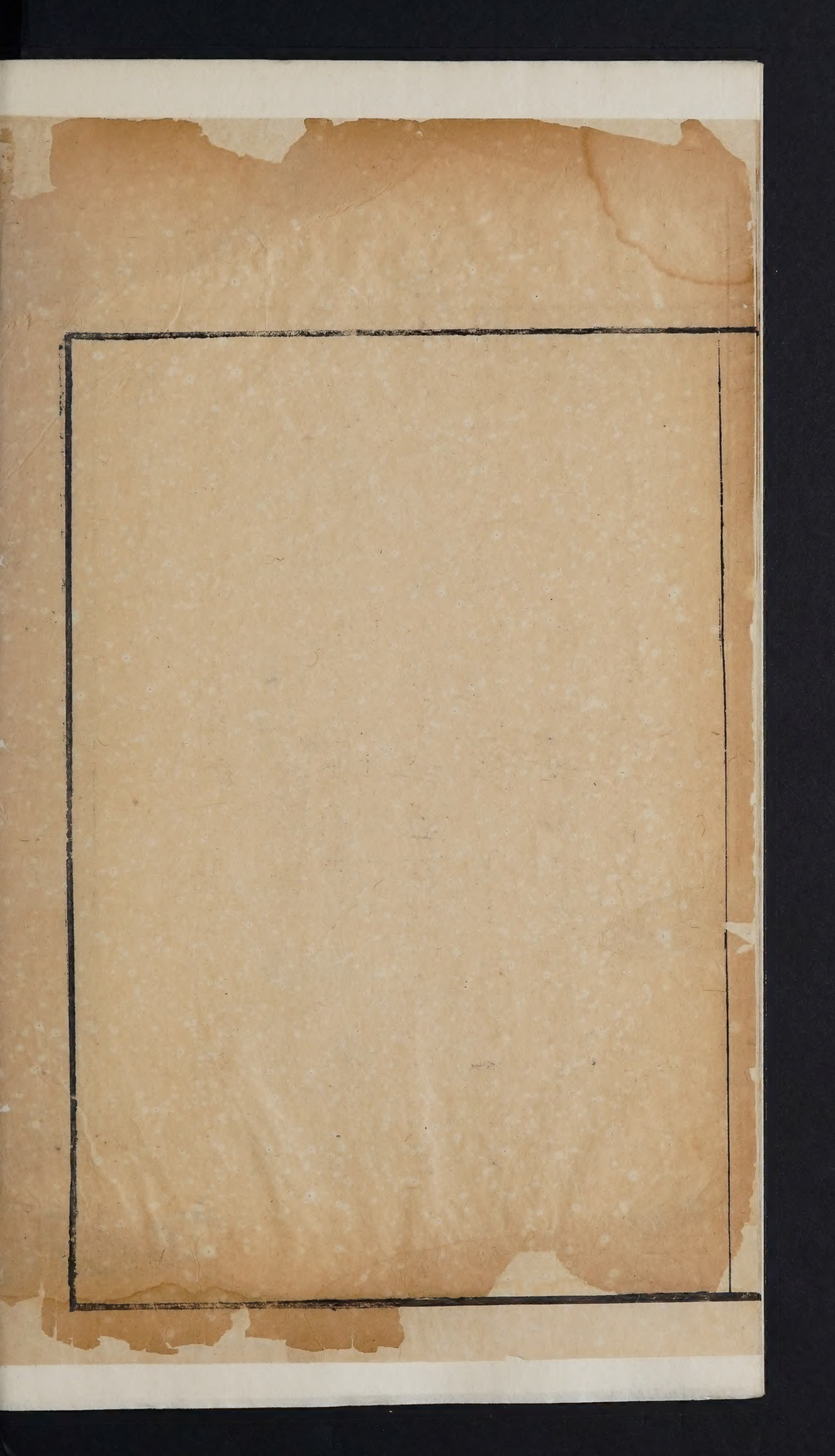
遠倚杖聽田間水聲點足時
剖胸襟一洗荊棘故鴻濛靈
籥囊括洪纖洞蓋軫之真元
搜酉陽之秘藏蕰思属詞連
篇累章固足以陶鑄二儀暉
麗萬有至於宣懷吐臆傷離

道故清言則爲標玉暎莊語
則意氣霜烈夫安見尺一之
牘不足總千古之菁英挾萬
品之情態乎哉彙周輯尺牘
雋言率自宋元以上然亦足
以證今曩之變矣夫氣以才

成語緣情異大都默喻於天真之自注故回噓應籟肖於谷響抹世不靳抒衷務摹境夫假象太過則與類相違點染太工則與情多悖令畧之不相及盖有以乎景周意

蓋深遠矣

清源古山居士陳玉輝言



尺牘雋言卷之一

閩莆陳臣忠景周甫輯　吳興閔邁德日斯甫校

列國

答趙簡子　趙程本

程本去趙適齊簡子以書招之

主君之亾臣某不能束修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局於所甘士局於所守主君之亾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谿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亾臣不

佞實有隱衷惟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亾臣亾臣雖復野死以寘溝甽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

遺魏公子卬書　　衛公孫鞅

秦孝公使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鞅遺卬書卬以爲然會盟已飲鞅伏甲襲虜卬破其軍

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社稷

名言

與張儀蘇秦　　鬼谷子

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懽不畢輪痛哉

答桑轎　　涓子

吾子來問云有死亾而復有神仙者事兩耶子不知乎言故可兩有耳草木皆春生秋落必矣而有松柏之倫芝英萍實黃精白苻竹翣戒火長生不死者何怪乎仙耶

奇壯之語

報鬼谷師　蘇秦

秦學道十年去而擊劒貂衣黧黑此心未灰竊慕古賢周游列國慄慄有負于明時也

與張儀　蘇秦

大丈夫取功名登必需人而立鷹隼舉翮風雲自生何至作鷃鶡尾向人憐也竊爲足下羞之

遺楚懷王　秦昭王

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亾去寡人誠不勝怒

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于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

遺趙平原君趙勝　　秦昭王

魏齊相魏時以須賈言范雎使齊受牛酒持魏國陰事告齊齊使舍人笞擊雎雎佯死因王稽入秦昭王以爲相封侯魏齊恐亾走趙匿平原君所昭王欲爲雎報讐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

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謝孟嘗君　　齊閔王

閔王使孟嘗君就國於薛馮驩說梁王遣使往聘孟嘗君齊王聞之恐懼遣書謝之

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

與樂毅　　燕惠王

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

回護得好

醒警

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于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郄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獻魏安釐王　　魏范雎

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雎之身夫殺無罪范雎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

以生人市便也

遺信陵君無忌　　范痤

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于趙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

與蔡澤　　唐舉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君幸以秦國之重建高世之烈

游客布衣莫不聞焉有如儋簦而至秦王一旦而改慮改聽焉足下之事去矣天道惡盈而好謙可不信然

與麴武　　燕太子丹

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諸侯最甚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欲收天下勇士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當千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日於天地慚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無

以爲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抑亦大夫恥也

秦

與燕太子丹　始皇帝

子欲歸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頭白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

遺章邯　陳餘

邯爲秦將將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司馬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至軍報餘遺邯書邯遂與楚約降

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

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二歲矣所亾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念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

尺牘雋言卷之一

帝真善讀書

驕惰子弟各書一通

尺牘雋言卷之二

閩莆陳臣忠景周甫輯　吳興閔邁德日斯甫校

漢

手勅太子　高帝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又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我汝可勤學習每

真懇

不妨情至

大哉王言

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又

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自足立哀此兒猶小也

遺單于　　文帝

今天下大安萬民熈熈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與單于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賜鼂錯　　文帝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擇于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報公孫弘　　武帝

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

倒句法

賜丞相劉屈氂　武帝

戾太子爲江充所譖將收捕充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賜丞相璽書與太子戰太子兵敗

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勑責楊僕　武帝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于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

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懐銀黄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内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宫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在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以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報李廣　武帝

大有生色

天子不尚虛文

結奇

大關係語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故怒形則千里誅威振則萬物伏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賜嚴助　武帝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于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

切責

賜吾丘壽王 字子贛　　武帝

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輳以爲天下少雙海内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横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賜燕王　　昭帝

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酎見高祖之廟乎

報張安世　　宣帝

帝族霍氏誅趙蓋韓楊及待安世又如此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飡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賜趙飛燕　成帝

自以親婕妤異于他人故不能無言亦不以深相過望前數以言色不平應對舒遲爲譴卒不能自改婕妤方見親幸之時老母在堂兩弟皆簪金貂並侍於側同列比舍豈不謂婕妤姊弟尊幸哉今過蒙譴獨

謂老親兩弟何

報匡衡 字稚圭　　成帝

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彰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彊食自愛

報張禹 字子文　　成帝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惟以孳孳無違朕意

報元帝　王昭君

臣妾幸得備員禁孌謂身依日月死有餘芳而失意丹青遠竄異域誠得捐軀報主何敢自憐獨惜國家黜陟移于賤工南望漢闕徒增愴結耳有父有弟唯陛下幸少憐之

可感可慨

報諸侄　班婕妤

記言屬見所賜趙婕妤書以相比先帝被病無悰但鍜鍊後宮貴人書也類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寫實若家人夫婦相與書矣何可比也故略陳其長短令汝曹自評之

奏戚成帝　后無子多引少年與通后因帝幸詐言有孕　趙皇后

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遣肆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視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月脉不流飲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之入懷虹

初貫日聽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爲佳瑞更期蕃育神
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踊躍臨賀

答趙皇后　　成帝

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妊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
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懇求上無煩牋奏口授宮使
可矣

與徵臣　　魯太后

江都王建與女弟徵臣姦徵臣爲蓋
侯子婦建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

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

婉曲

謝江充　戾太子

充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之

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勑亡素者幸江君寬之

索友人詩編　鼂錯

日外入芳圃知騎氣南游抱恨而還所謂南山千萬峯盡是相思情也吟編久客左右偶欲檢點敢請須下霜月更白尚容凌塞往見話前人工拙

與友人　賈誼

擔斤两語

大丈夫以凌雲之氣而俯首于書案之間午夜一燈晨窓千字葢將學爲有用之文以歌太平頌中興否亦策治安演絲綸耳豈肯爲此徒作酸文耶虛辱君命戲筆横斜

與武帝　　　　　　　　　西王母

向離蓬萊過弱水南望扶桑五色意者中國有聖人生子翩翩好脩得無是乎但太上好生而欲殺好儉而欲奢種種幻魔遲爾遐昇予將乘彼白雲以歸三千年後期爾于少室之陰

超然物外

與卜式　　西王母

東方生言雖駭俗顧翩翩朗爽令人欲仙九垓八埏之外疑真有羽人也

從公孫弘借車馬　　東方朔字曼倩

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廐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榮者士亦不必長貧也

與友人　　東方朔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呑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勉友人　　東方朔

師逃儒入釋意謂已得個中滋味今乃溺於教乘何邪是拋却五車書又入幾擔經抄裹坐也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便請參取祖師來意

報蜀守臣　　司馬相如

皇帝方嚮外治而某以儒術建師西遊故鄉遠近之士無求多焉其令守吏以下負弩前導旌旄所指俾山靈增色毋爲題橋生索笑於關吏也

與楊王孫　　祁侯

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所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

與魏相 字弱翁 丙吉 字少卿

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愼事自重藏器於身

與韋玄成 字少翁 丞相史

玄成兄弘爲太常丞父賢爲扶陽侯以弘當爲嗣後坐宗廟事繫獄賢將薨門下生博士

怏意

與宗家議矯賢令以玄成爲後玄成卽陽狂以避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

報楊會宗 楊惲字子幼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

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褏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與朱邑 字仲卿　　張敞 字子高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亾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官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亾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士各達其

聳動

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答朱登遺蟹醬　張敞

蘧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與某公　張敞

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雖疾不以霖雨不能揚塵故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托騏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騏驥得使蒼蠅絕羣也

仁者之言

凜然

諭嚴延年 字次卿　　張敞

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報張敞　　嚴延年

河南天下咽喉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

下安定教　　王尊

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強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毋以身試法

規切有情

與高陵令楊湛　　薛宣 字贛君

宣歷臨淮陳留太守入爲左馮翊高陵令楊湛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及宣視事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意廼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湛即時解印綬爲記謝宣終無怨言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

下賊曹掾張扶教　　薛宣

宣爲左馮翊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

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鄉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

情景在目

與平陽侯王譚字子元　　谷永字子雲

君侯躬周名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宐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于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纍親疏序才能宐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

愚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議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爲君侯安此

與段會宗 字子松　　谷永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蹄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

荅桓譚 字君山　　楊雄 字子雲

確言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荅劉歆　　楊雄

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賫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槧次之于槧二十七歲于今矣

奏記王邑　　范升字辯卿

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放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

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

尺牘雋言卷之二

尺牘雋言卷之三

閩莆陳臣忠景周甫輯　吳興閔邁德日斯甫校

後漢

報隗囂字季孟　光武

慕樂德義思相結納隔于盜賊聲問不數將軍執操欵欵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它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

覷破

披誠語

寬他一着

是擒王手

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倘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傷人解構之言

與公孫述 字子陽　光武

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詔諭公孫述 述嘗使刺客殺漢將來歙岑彭　光武

往來詔書比下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柰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

賜竇融璽書 字周公　　光武

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

擣其心腹

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他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

報竇融　　光武

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慚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寮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

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中盜賊巳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

又

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徵鄧禹還勑 字仲華　光武

勒兵堅守慎無與窮寇交鋒老賊疲弊必當束手事吾也以飽待饑以逸擊勞折棰而笞之耳

勞馮異璽書 字公孫　光武

料敵妙見

令人競勸

其言藹然

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荅大勳

勅岑彭 字君然　光武

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讓劉尚　光武

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數萬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

弔人之義也

賜賈復　　光武

滹沱之役到今猶有戒心千鈞之弩機不輕發將軍可無快乎一擊

勞蓋延字巨卿　　光武

龎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

詔諸將　　光武

吾嘗於衆人中言萌可爲社稷臣將軍等得無笑吾

言老賊當族其勵兵馬會睢陽。

報朱浮字叔元　　光武

時彭寵攻浮浮上疏詔報之寵果爲蒼頭子密等所殺

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候麥耳。

報耿純字伯山

純封高陽侯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之乃更封爲東光侯

體恙

何等情意

矦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已也已更擇國土令矦無介然之憂

賜侯將軍　光武

卿歸田里曷不令妻子從將軍老矣夜卧誰爲搔背痒也

賜王常　光武

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

婉切有致

與嚴子陵　　光武

古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名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鴻業若渉春氷辟之瘡痏須杖而行若騎里不少高皇桼何子陵少朕也箕山穎水之風非朕之所敢望

與江南守臣　　光武

昔許由高箕穎之節惟彼陶唐無相知之素耳子陵朕故人也宜不惓一見其令所在官司物色之以悉朕意

報鍾離意 字子阿時夏旱帝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　明帝

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慚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闚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今又勑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

手詔東平憲王蒼 光武子　明帝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

賜東平王蒼 諸王來朝大鴻臚奏遣歸國帝特留蒼後復奏遣帝許之　章帝

真切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勅侍御史司空　章帝

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

報請封外戚詔　明德馬皇后

章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報

得體

吾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

又報章帝　馬皇后

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賜周馮貴人策　和熹鄧后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佑

先帝蚤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

與咎上人　楚太子偉

聞聖僧眞諦翻意浮提眞苦海耳便須裹足作佛家奴一證慈航登彼岸安能俛頫作地獄種子也

辭謝隗囂　方望

范蠡收績於姑蘇狐犯謝罪於始入夫以二子之勳從君二十餘年蠡苞七術之機犯爲舅氏之親然至

際會猶釋罪削跡請命乞身葢亦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連其旁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眞願將軍勉之

與隗囂將牛邯 字孺卿　王遵 字子春

遵初從囂舉兵旣而歸漢拜大中大夫封向義侯光武率諸將西征遵知囂必敗滅而與其將牛邯有舊以書喻之邯得書乃謝士衆歸命雒陽

遵與隗王歃血爲漢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年矣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所以吟嘯扼腕垂

可愧

涕登車幸蒙拜封得延議論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

上隗囂

申屠剛字巨卿

璽書數到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萬乘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滅忠孝下愧當世誠願反覆愚老之言

皐見

與官屬　　馬援字文淵

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爲羣椽吏守墓墳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嬴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觀飛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謝光武　　嚴子陵

游魚思淵麋鹿走壙被文繡而中犧牲之用生而曳尾塗中使陵得歸於富春足矣熈載之烈非所敢望

也

與兄耿弇字伯昭　　耿舒

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可殄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

與陰就　　馮衍字敬通

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殷勤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恵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

量願矦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矦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

可憐

與婦弟任武達　馮衍

衍娶北地女任氏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衍與婦弟武達書後竟逐之

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數奇命薄端相逢遭自恨以華盛時不蚤自定至於垂白家貧

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

與戊巳校尉　竇憲字伯度

匈奴沐漢高威德久矣間者復不靖闕焉問討則當事者之過也幸以椒房親視事以來夙夜戒備得專征伐諸所賞否有明天子三尺法在終不敢干以私二三大夫其尚明伍伏以俟

與竇憲牋　班固字孟堅

將軍哀憐賜以玉躬所喜駭犀玳瑁簪緈單衣以魯縞之質被服鸞鳳之彩飾

針砭

識治體

答任尚　班超字仲升

超爲西域都護徵還以戊已校尉任尚代尚與超書求誨超荅之

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補屯部蠻夷獸心難養易動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將軍宜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移記屬縣　宋均字叔庠

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

探本之論

穽除削課制

移屬縣　　　　　　　　　　法雄字文彊

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
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
言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

奏記梁商　　　　　　　　　　李固

王龔爲太尉深疾宦官專權乃上書極言其
狀請加放斥諸黃門各使賓客誣奏龔罪固
奏記商言之於
帝事乃得釋

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蓺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但以

辭嚴誼正

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爲讒佞所構毀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槩輙引分决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沈静内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宅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今將軍内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飡斯其時也

與黄瓊（時公卿薦瓊詔下縣以禮慰遣） 李固

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

良規

真樂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王弘此遠謨令衆人嘆服一雪此言耳

與楊太僕

梁冀

間者得請列侯以暨卿士校尉俱不受門徑蕭然幅巾私第會當挈攜妻子種果芋山中歲賦秫米二三百釜落而爲糵淘陶洗飲此外不議人間事矣

勸葛龔

字元甫

竇章 字伯向

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遙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騖何細疾之足患耶龔荅云見斯衆賢足以忘疾釋愁

遺矯愼字仲彥

吳蒼

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嘆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

婉諷

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

與謝伯世　馬融字季長

頃憒憒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間放狗逐麇晚秋涉冬大蒼出籠黃棘下菟芼以乾葵以送餘日茲樂而已

遺馬融　高彪字義方

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太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敘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

何等惶悚

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

謝趙壹 字元叔

皇甫規 字威明

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遥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

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

報皇甫規　　趙壹

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旍轅兼道渇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握髮垂接豈悟君子自生怠倦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仕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遠辱手筆追路相尋壹之區區曷云量巳但關節疢動膝灸壞潰請俟他日乃奉其情輙誦來貺永以自慰

與友　趙岐 字邠卿

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撇其門也

奏記司隸校尉段熲　張奐 字然明

奐前爲度遼將軍與熲爭擊羌不一及熲爲司隸欲逐奐將害之奐懼奏記謝熲

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思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

悲切

冥寞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毫髮之勞而欲求上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儻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

與陰氏　　張奐

篤念既密文章燦爛名實相副奉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于手

與崔子眞 名實　　張奐

僕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羖羊矛如鐵錐楯如榆葉

與黃叔度　　楊震 字伯起

某與兄蟄處甕牖久矣一聲霹靂春夜發祥而椶履適至其與我共驚人之鳴乎

與黃瓊　　郭泰 字林宗

某以貧故食無魚以旱故羹無蔬日煮澗泉飲脫粟

情致委婉

耳海物惟錯半含蒼潮所謂眼中頓有兩主人也

回杜喬　　郭泰

雪霰交下凄風氷人詩肩如山毛髮爲裂無能應知巳之招也亮之

與陳蕃字仲舉　　徐穉

某與執事爲同登而生又同甲簷花細雨豈不願承一夕教凄其旅思孤帆欲遂東矣意氣相與毋枉再三

與尹上人　　李膺字元禮

解脫

塵中多事竟不能抽身到書邊上方鎖白雲妥意暫假爲觀書地儻蒙慨許參考之次或掩卷行吟亦可共話孔墨相爲用處

臨沒遺令　酈炎

炎荷天之罪以致於死名沒身弊神而有知炎之歸覲在旦夕之間耳若其無知將何面目少見靈魂哉其卽自安其自愛臣去矣

與劉寵　陳蕃

日外郊行見有盤踞草中疑爲怪物徐而視之則瑨

生意

香一根移植檻間奇心可狀奈無園可栽敢持爲齋閣獻君雖榮貴必不賤我枯朽也

貽李膺　　荀爽 字慈收

膺遭黨事下獄赦歸田里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爽恐其名高致禍爲書以貽之

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於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與申屠蟠字子龍　黃忠

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內並延英俊雖有高名盛德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爰中郎昭暢殷勤至於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於是憮然失望而有愧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竊論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放聲絕跡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跡擬

見理之言

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托臭味庶同休戚是假飛書以喩左右

徙朔方上書　　蔡邕字伯喈

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望候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

辭郡辟　　蔡邕

申屠蟠禀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于毁滅至行美誼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濕輕

先輩典刑

重方之于邑以齒則長以德則賢

誡子　　　　鄭玄 字康成

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業衰落仍有失悞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常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順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寮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聲稱有榮於所生耳

與韋甫休 名端　　　　孔融 字文舉

前別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間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扵以爲邑邑

又　　孔融

前日元將名康來亮茂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名誕又來貞實文敏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

與張紘　　孔融

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

人也

喻邴原 字根矩　　孔融

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雋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亾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巳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

與王朗 字景興　　孔融

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巳之跡自投東裔同鯀之罰

自是名言

覽省未周涕隕潸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棹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熊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

與諸卿　孔融

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

下高密令　孔融

二語悚然

昔東海于公僅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刱乃鄭公之德而無駟馬之路乎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

與高密令　孔融

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之復言

與董卓　蓋勳字元固

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終此漢紀作堪之）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

與孔北海　袁紹字本初

漢家無甚失道徒以太阿倒握政付刑餘黨錮諸賢毒流海内識者爲之寒心某世登元宰得專征柄目愴神京髮豎眥裂不自度德量力欲提孤旅之師掃清宮禁比兇者一灑之凡我同盟幸戒期毋自失

與公孫瓚　袁紹

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慭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自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師當列將之任宜令

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疆場異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

荅曹操　呂布 字奉先

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奬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爲効

報陳琳 字孔璋　臧洪 字子源

隔闊相思發于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

雋逸有風人之致

與弟圖書　李固

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游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乎（此非李太尉也太尉益州人）

荅秦嘉字士會　徐淑

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巘巘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氷霜慘冽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

悽惋名言

離于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玅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竇玄妻 玄字叔高

別夫 玄妻公主妻悲怨寄書

棄妾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旻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斯處

